

美国水资源协会第21届专题讨论会

N. 布拉斯

这次会议于1985年8月11日至16日在亚利桑那的塔克森召开。由亚利桑那大学负责主持。会议的主题是：“水的需求：分享有限的水资源”和“地下水的污染与防治”。提交会议的论文有101份。会议宣读了里根总统的祝词。亚利桑那水资源局的负责人做了关于亚利桑那州缺水情况的报告。会议期间有关人员所作报告的题目和会议期间讨论的题目有：西南干旱地区的水资源问题，西南干旱地区的管理工程与政治问题的塔克森经验，水资源市场——谁胜谁负？亚利桑那中部地区的工程，克罗拉多河流域上游与下游之间的相互关系。分组讨论的题目有：

加强供水工作，水资源的经济学，水资源的最佳分布，小河流的工程管理，水资源的规划与管理，克罗拉多——分享有限的水资源，勘测、开发和管理新的水资源，水资源所有权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

此外，还讨论了地下水予測和净化，地下水污染的非技术性事项，地下水污染的法律性问题以及地下水保护等问题。

最后一天对索尔特河工程进行了考察旅行

云浦译自《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86，38(1)

西方社会地理学中的社会空间

李小建

社会空间(英文Social space; 法文L'espace social)，作为专门用语，首先是由法国学者迪尔凯姆(E. Durkheim)在十九世纪末期提出的。以后，他的学生如莫斯(M. Mauss)和阿尔博瓦斯(M. Halbwachs)等人，便开始在著述中引用这个术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术语的运用更加广泛化了。社会学家如洛韦(C. de Lauwe)，哲学家如莱费布弗尔(H. Lefebvre)，人种学家如孔多米纳(G. Condominas)等都提到了社会空间。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英法文字的论著中，社会空间一词应用更为普遍。同时与此意义相关联的其它专门用语，如社会区域(Social area)等，也随之出现了。

在社会空间概念的不同应用中，除有着某些共同特点之外，不同的现代地理学家和其它学者都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样，对社会空间的不同用法加以分类和评论，便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作为群体居住区域的社会空间 这是社会空间概念的最早解释，是随着它的出现由E. 迪尔凯姆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空间就是一个群体居住的区域。他和他的学生们强调对社会空间的研究，应以其形态学或生态学基础为重点；因为这个基础与空间的人口密度、社交类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E. 迪尔凯姆的学生M. 莫斯关于爱斯基摩社会的研究，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莫斯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严酷的气候条件和特定的资源状况，爱斯基摩人在冬季和夏季必须依赖

不同的食物来源（冬季靠海豹，夏季靠鱼猎）。冬天，他们比较稳定地居住在邻近海豹洞穴不远的小村庄；而夏天来时，他们则迁往沿海岸地区。空间形态的不同导致了社会关系和宗教活动的不同，爱斯基摩人生活在他们的村庄时，他们的行为如宗教信仰者一样；可当他们奔波于沿海地区打猎、捕鱼时，便完全脱离了宗教世界。

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一些社会学家如帕克（R. E. Park）、伯吉斯（E. w. Burgess）等，提出了一些与E. 迪肯很相似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们对地区性社团的兴趣比对群体大得多。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城市中的社会区域，也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促进了西方现代社会地理学的发展。

在对社会空间的这种理解中，群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它被看作是组成社会关系的阶级和组织（如家庭、官僚政府和各种协会等），被看作是区域的实体。这种理解忽视了应该引起注意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的逻辑推延，便成为当今社会中，有人把社会差别归结为劳动分工和最终收入差别的反映。这样，社会地理学便仅仅成了经济地理学的附属物。

随后，德国地理学家也基本接受了社会空间的这种观点。小有不同的是德国社会科学仍遵守其传统，强调群体而忽视个体。有的德国学者还把社会和它的集团看作自然实体，而不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这个论述与该国的政治地理学观点，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二、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的社会空间 这种观点把社会空间看作是一个群体或阶级生存的区域。这是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观点。马克思本人曾注意了空间在社会觉悟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孤立状态不利于阶级觉悟的形成。他指出第二次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运动的缺陷之一便是农民间缺乏联系性，这样，一个地区的农民就不能和其它地区的农民团结起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693页）。

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社会差异的空间分布，关注空间、区域和距离的作用。一些地理学家认为，社会结构自身存在，它进入空间便形成社会空间的差异。这种解释假想在空间中存在一个不是物质实体的社会结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后来，曾被另一些地理学家提出批评。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正在探索比较完善的解释。他们认为，距离和区域在人类活动中十分重要；空间并不是自然实体，而是由初时的投资、长期的经济活动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应用而产生的综合体。空间是通过解释“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而建立起来的。“空间生产”这种奇特的表达术语，被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所运用。这里，空间并不生产没有空间尺寸的东西。千百年来，人类通过不断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改变着所生活的空间。

为了建立唯物主义的社会空间结构理论，1974年法国学者H. 莱费布弗尔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结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想象，而且是物质的东西。同时他还反对物质决定论，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勒佛傅富主张空间并不是原始的存在，而是经人类活动完全改变了的东西。在空间发展中，距离和区域不能被考虑为外部的因素。

把空间看作是社会产物的这种观点，在法国和多数英语国家中被一些地理学家成功地应用到空间的分析研究中。如1982年美国地理学家哈威（D. Harvey）在它所著的《资本的范围》（The Limits of Capital）一书中，所采取的观点便属于此类。其它如法国地理学家伊斯纳尔（H. Isnard），美国地理学家索亚（E. soja）都在著述中应用了这个观点。

三、作为个人行为和网络组织产物的社会空间 1965年，法国学者C. 洛韦提出了一个奇特的图式：一位年轻女士有规则的巴黎旅行图。图中表示了女士通过朋友、邻居及其它中介物而得到信息的区域。由于这张地图被描述成这位年轻女士的社会空间地图，很快便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并给予多种评论。这代表了一种观点：把社会空间看作用以描述个人的范围、个人观察到的范围、个人关系涉及的范围以及被中介物接触的范围的术语。

1979年，西蒙（Gildas Simon）在研究法国的突尼斯工人时，把移民个人行为和心理作用的分析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例如，所有来自突尼斯南部小城镇的人，都就业于科西嘉岛的巴斯提亚以及马赛附近的福斯炼油城。很明显，这是突尼斯工人的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对他们移往区域影响的结果。一旦移民组织在法国一地区形成，又吸引着后来的移民。这样，个人的移动可以看作是他作为成员的社会群体组织的标志。社会空间是由社会关系构成的。

这种解释引出了另一个社会地理学观点。法国地理学家克拉瓦尔（P. Claval）认为社会地理学的目的不是描述无差别的群体，而是解释社会的社会建筑学（Social architecture，即社会结构的空问模式，见文献1）。马凯特（J. Maquet）等人指出，在一个无秩的整体中，人不是独立成份，而是家庭、社团、部落、王国、种姓等所有各类型组织的成员。这个观点可概括为：人为生活而斗争，社会组织在建立人与人间复杂的关系系统的工作中是十分需要的；社会总有空间范围，每一成员所占据的社会空间便是他们集成的网络。

一些研究现代组织的社会学家，十分重视社会建筑学的观点。法国的社会学家对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公司很感兴趣，把社会建筑学观点应用于公司研究中。比利时社会学家雷迈（Jean Remy）把城市假设为一个球体建筑（封闭的系统）来进行社会分析，其目的在于探讨外部物质的生产。

四、作为地区空间的社会空间 法国学者（T. Malmberg）认为，在任何社会的不同等级分类中，地区分类是很重要的。地理学家在不同形式的地区特性上投入更大的兴趣。一些地理学家认为，地区特性来自本能发展和外部侵入，而不是来自社会行为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与社会空间的概念之间没有联系；与此相反，美国地理学家沙克（R. O. Sack）认为地区是空间组织和控制的最有效形式之一（见文献2）。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大多数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把地区看作是人类群体发展同一感情的区域。由于这个区域可作为提高社会觉悟的外在形式，便使得地区与其它空间分区形式之间产生了差异。

从这方面考虑，地区性是很重要的，通过它可以证明不能仅仅把社会空间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相似性，也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社团成员之间的网络发展。地区特性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观念。

一些现代地理学家还把社会空间看作是一个相邻地区的拼制物（Mosaic），他们在对社会空间的分析中，引进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注意了人们感知空间和衡量空间价值的方法。P. 克拉瓦尔认为，地理学家面前的重要问题是揭示群体的自我同一性与特殊区域相联系的原因。

在所有社会中，群体意识的存在表明了社会空间的特性。根据它的范围和发展水平，社会空间或者是由内聚性群体（Cohesive group）居体的同源相邻区域所组成，或者是由联系网络的交迭区域所组成。地理学家这方面的贡献，是在社会学家发展的概念的网络之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们在关注距离作用的同时注意社会的真实存在，他们强调所有的地区都是不连续的。

五、作为文化标志的社会空间 这种观点是由两位法国学者在研究日本时提出来的。对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来说，日本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国家。虽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相似，但它的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空间差异很大，不可简单地用发展演化的迟缓来解释。对其原因分析，必然归因于自然和文化的差异。就日本城市化的区域来说，文化差异是很重要的。1980年和1982年，贝尔（Jean Bell）和博克（Augustin Berque）分别在研究

中揭示了日本人在他们的空间上所采用的生活方式。这两位法国学说都应用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含义与前述有所不同。

A.博克和J. 贝尔把社会空间定义为以社会结构为特征的抽象的等级系统和关系系统，如个人组成家庭、公司，最后各种组织统一组成国家，这些群体组织都占有一定的空间。他们认为，日本人从来没有以西方人那样的方式来考虑个人和社会，日本人没有除他们作为成员的社会群体之外的个人观念，个人仅仅作为他们集合成的社会的细胞。

日本可作为地理学家对社会空间的分析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这里，空间作为关系和等级系统的表现场所，距离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更重要的是包括人们在发展他们的关系时必须投入的交通运输费用，包括有益于或不利于交通联系的环境。按照P. 克拉瓦尔的说法，社会空间实际上是表示每一种文化发展的实体论概念（Ontological conception）的一种方法，它更真实地表达了某些事实。

以上提到关于社会空间概念的五种解释中，把社会空间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的观点比较易于被接受。把社会空间解释为一个由群体占据的区域的观点，忽视了对社会关系的应有重视，也就不能正确分析空间的联结网络和结构。文化特征、个人行为和网络组织都是社会空间的组成部分，但仅抓住一面是不够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Claval, P., 1984: The concept of social space and the nature of social geography, New Zealand Geographer, Vol. 40, No. 2
2. Sack, R. D., 1983: Human territoriality: a theo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3, No. 1
3. Duncan, J., Ley, D., 1982: Structural Maxism and humangeography: a critical assessment,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2, No. 1
4. Johnston, R. J.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 1981

地 理 译 报

（季刊）

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 858 号

（限国内发行）

定价：0.60 元

编 辑 者：《地理译报》编辑委员会

地址：北京德胜门外北沙滩917大楼

出 版 者：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印 刷 者：河南有色地质五队制印厂

总发行处：开 封 市 邮 电 局

订 购 处：全 国 各 地 邮 局